

天下瑞岛人

主办:中共瑞安市委宣传部 承办:瑞安日报社 协办 中国农业银行瑞安市支行

‘好玩’音乐的化学教授 ——访原南京工业大学教授姚建民

■记者 孙伟芳 文/图

化学与音乐，两者看似风牛马不相及，但在原南京工业大学化学教授姚建民身上却得以紧密结合，酷爱音乐的他，自学二胡、手风琴，还学会指挥，特别是退休后，他的京胡玩得很溜。

在采访中，姚建民老师屡次提及“好玩！”这似乎成了他的口头禅。



工作转正前大学梦圆

“回想那时候其实挺好玩的！”现年78岁的姚建民老师一落坐，就以“好玩”为开场白，侃侃而谈。

姚建民说自己是马屿人。1948年，他以全市第5名的成绩考上瑞中初中部，才读了一年，恰遇1949年瑞安解放，下半年他就没去读书。后来，有一次，遇到一位同学，对方问他，你怎么没去读书？他说，自己不知道！于是，他又去读书。1953年夏天，他以第7名的成绩考取原温州工业学校的化学分析专业（中专）。

1955年春天，姚建民被分配到吉林化工厂（后改为碳素厂）的技术检查科，干了没

多久，他就担任一车间的检查组长。

工作一年多时间，当时国家号召在职干部报考大学。厂里有七八十个人均申请参加高考，结果姚建民等20来人获得批准，他们还获准二三个月的复习时间。姚建民借了同事的孩子考完大学留下的课本，开始了高复之路。

1956年，姚建明正式参加高考，一共填了三个志愿，都与化学有关。“我认为自己在化学方面有点基础，也有兴趣吧！”

1956年8月份的一天，姚建民与往常一样在车间忙碌着，突然厂里的门卫喊话，说

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寄来了！姚建民激动不已，终于圆了大学梦；车间里欢声一片，同事们纷纷向他表示祝贺。他以第二志愿被东北吉林大学化学动力学专业录取。“那时，我的工作时间快满一年半了，眼看就要转正。”姚建民笑着回忆。

结果，姚建民读了5年大学，才被分配到南京化学学院（后被合并为南京工业大学）。

他说，好玩的是，当年工作的月薪是44元（转正后为62元），读了5年大学作为实习助教的月薪也只有44元，成为正式助教后则是53元，一直拿了10多年。

捧着毛主席语录学英语

在读中专和大学期间，姚建民所学的都是俄语。“就初中时才学过一点英语。”为了能看一些化学方面的英语书籍，他开始自学英语。在“文革”期间，找不到其他书看，也不能看其他书，他就找了本英文版的毛泽东语录，天天开大会、小会时捧着看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听说国家要公派学者出国进修，南京化工学院特意组建一个业余外语班。教职工们参与积极性都很高，选拔了20个人，其中包括姚建民。

在业余外语班学了不到半年时间，又有风声传出说不公派出国了。“业余外语班的学生就像黄鼠狼偷鸡，一次少一个。”姚建民风趣地打比方，“还有些则走走回回，只有我们七八个人坚持到底，号称‘常委’。”

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没过多久，教育部就正式

下发通知要公派青年教师去美国进修。之后，业务考试、外语笔试、口试等，姚建民一共参加5次考试，都一一顺利通过。

1981年，姚建民终于可以去美国。“家里一贫如洗。”他记得，自己只有一件的确良衬衫和一双结婚时穿的皮鞋。“皮鞋都已经咧开嘴了！”出国前，国家给他们发了750元的置装费，还有布票。于是，姚建民一口气买了10多件衣服，有六七件汗衫、衬衫、短裤，一套西装、夹克衫等，还有两个大皮箱，从里到外的行头全都置办齐全了。“好玩的是，那时候传说到美国衣服得天天换，不能给国家丢脸。”姚建民笑道。在国内的月工资只有76元，但出国后每月获得国家补贴360美元。

姚建民来到美国的一所大学做访问学者，“记得我们在学校用笔还得一支支去领取的，但到美国大学，对方却抓了一把递给我。”这个细节，姚建

民至今印象深刻，“美国大学的教室利用率也较高，中午12点10分，还有上课的。”

过了七八个月时间，姚建民的工作成绩受到肯定，美国大学就给他每月750美元的资助。此后，姚建民就向中国驻美大使馆提出申请，不再需要国家补助了。

在美国两年时间，他接触到一些先进的理论和学问。回国后，1983年，姚建民在美国学术杂志上发表名为《甲苯二甲苯的化学热力学性质》的论文，引起关注；1984年，他们研究了超临界萃取，可很好地提取中药里的有效成分等；1993年，他还发表《沥青混凝土强度考察以及路用沥青抗剥离剂的研究》论文，在沥青和石头里加了添加剂，大大延长沥青道路的寿命。“我主要是从事理论研究，用于实践的并不多。”他谦虚地说。

感激父亲花二三元买二胡

也许是与生俱来对音乐特别敏感。小时候，村里有人家出殡，用小号、大号等乐器吹奏哀乐，那时候姚建民就觉得真好听。“可惜，一年只能听到一两次。”姚建明说。

真正与音乐结缘，是就读瑞中初中部的时候。当时的音乐老师朱昭冬，会弹手风琴，班级的文艺氛围很好，这让姚建民对音乐更加着迷。

所幸，姚建民有个堂哥会点二胡。暑假回家，他就缠着堂哥要学二胡，“一个暑假练下来，我的二胡水平就已赶超堂哥了。”姚建民笑道。

“我的父亲只有小学文化，他见我喜欢音乐，也挺支持，在初二就给我买了口琴，后来还花二三元钱给我买了一把二胡。”姚建明感激地说。“父亲喜欢听我拉二

胡，他自己也会哼一两句，”说着姚建明就唱起《岳飞传》的《八大锤》中的选段：“想当年……”他动情地说，这些熟悉的旋律，至今还在他脑海里回荡。

姚家中有五个子女，姚建民排行老大，下有两个妹妹和弟弟。大学毕业后，他的工资53元，给家里寄25至30元，扣除伙食费15元，工资所剩无几。一直到1968年，他准备结婚了，身边几乎没有一分积蓄，该怎么办？在婚前几个月，他不得已停止寄钱回家，结婚时总算攒了几个钱，买了一张床和一个小衣柜。要结婚了，学校分了一间10多平米的小房间。1969年，儿子出生了，还得请保姆，开支大了很多。姚建民省吃俭用，每月仍给家里寄回15元。

玩京胡业余最高水平

在读书和参加工作后，姚建民一直对音乐不离不弃。年轻时，他曾参加大学生合唱团、红卫兵宣传队、文工团等，并参与“四清运动”的样板戏创作等活动。

在大学时，姚建民就自学了指挥，不过没上过大舞台。“指挥水平的提高是潜移默化的，主要是受到三位大师的点拨。”

第一次是1965年，“四清”节目创作组来到一个小县城演出，共有十几首歌曲，本来都是姚建民一人指挥。后来，有个江苏首席指挥家也来到这里，大家都想让他顶替姚建民，但对方觉得不妥，就指导了一下姚建民。这之后，姚建民指挥得就有模有样了。

第二次，是南京化工学院的大学生合唱团参加全省比赛，学校原先请一位南京师范学院的音乐教授担任指挥。临近比赛时，却接到通知说不能请校外人士指挥。学校不得已找来姚建明。刚开始，那位音乐教授一见姚建民指挥还挺着急，经过一番指导，姚

建民进步很快，那位教授也频频点头：“化学教授能有这等指挥水平很了不起了！”结果，比赛获得一等奖。

最后一次机会是1992年，南京歌舞团开了个指挥训练班（为期10天），学校自然而然想到派姚建民去了。

1996年，姚建民退休后，他专心致志地学起京胡，还参加了江苏高校京剧联谊会，与大家一起切磋琴艺，一起唱京剧、演出。“蛮好玩的！像一般民族方面的新歌，刚拿到手，我不需要唱歌谱，就能直接唱歌词。”现在，他的京胡水平，俨然已达业余最高水平，指导着不少慕名而来的“学生”。

2011年10月份，瑞安中学建校115周年杭州庆祝大会暨杭州瑞中校友会年会活动召开之际，大家相聚怀念母校，叙叙家乡情，最后合唱瑞中校歌，姚建民义不容辞担任了领唱和指挥。虽然，他只在瑞安中学待了二年半时间，但那个西山脚下的学校，仍然让他魂牵梦绕。



右为姚建民